江北“最美村庄”串起诗意家园

整洁干净的乡村道路、淡雅诗意的江南民居、风格迥异的田园小品、装扮精致的农家庭院……

乡村观察员们正在走访江北上邵村。（记者 陈章升 摄）

慈城毛岙村的公园。（陈绍余 摄）

江北联群村整洁的河道。（记者 陈章升 摄）

庄桥塘民村。（江北区文明办供图）

毛力村。（慈城镇政府供图）

精致的农家院落。（应海加 摄）

本报记者 **何峰 陈章升 黄程**

“江北的美丽村庄，真像是镶嵌在城郊的明珠，每个村庄各具风情，让人走了还想来。”上周，由江北区文明办和农办主办的江北区“最美村庄”评比进行得如火如荼，20位乡村观察员在候选村走访打分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观察员们头顶烈日，徜徉在村里流连忘返，第一天的走访让很多观察员意犹未尽，纷纷要求加入第二天的走访和调查。

洁净是美丽乡村的底色。在慈城公有村，主干道见不到一点垃圾，每隔几十米就放置着一个垃圾桶，周围不见散落的垃圾。道路两侧的庄稼地也打理得如同花园。“我们小区的垃圾桶边，经常可以看见掉落的垃圾。其实只要走到垃圾桶前，就不可能丢在外面。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深深感觉城市居民应该向农村居民好好学习。”观察员“琳超”说。

公有村村干部介绍，一年来，比卫生状况变化更大的是村民观念的转变。去年开始的环境卫生整治，村民感受到了效果，认识到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变“被动整治”为“自觉参与”，如今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观察员“光画”是位摄影“大咖”，走过很多地方，“印象中的农村，垃圾成堆、污水横流，今天走到哪里都是诗意栖居的桃源景致。一个村庄洁净不奇怪，江北这么多村庄，都这么干净，真是不简单。看来去年开始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切切实实收到了成效。”

在庄桥街道塘民村，河水潺潺，农舍雅致，公园、凉亭、花坛、健身设施等设施一应俱全，“高颜值”的村容村貌令观察员赞叹不已。

该村的垃圾分类处理给乡村观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村民家里，可以看到两种颜色的垃圾桶。一位村干部介绍，绿色的用来放厨余垃圾，灰色的则用来放其他垃圾。“村里的垃圾房也有对应的两种颜色的大垃圾桶，村民们会分类倒垃圾。每天，村里有专人进行垃圾清运。厨余垃圾会被运到村里的垃圾资源化利用站，经过再次分拣后，通过专业处理设备将厨余垃圾变成肥料。”看着臭烘烘的厨余垃圾变成可以滋养村中花木的肥料，乡村观察员陈先生感慨地说，要让村庄变得更美更整洁，提升村民的垃圾分类意识是关键，塘民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

为全面提升农村环境品质，江北区今年开展“大整治、大拆违、大淘汰”行动，将“五水共治”“两路两侧”与“三改一拆”等工作紧密结合，实施农村环境“十大专项行动”，打好治、拆、汰组合拳，铲除低小散、根治污染源，农村环境实现了大提升。

随着“颜值”提升，“美丽经济”在乡村喷涌释放。随着一条条干净整洁的大道逐步延展，一个个“美丽庭院”打造成型，一颗颗“明珠”渐次绽放，江北的美丽乡村正成为农民幸福新家园、市民休闲新乐园。

通过整治，不仅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了农民群众生活质量，而且“美丽乡村”成为农村发展旅游的引擎、农民致富的“聚宝盆”。

在慈城毛岙村，村口公园已经初具雏形，溪水清冽，绿荫如海。“已经分不清这是村庄还是景区。”观察员们赞不绝口。据介绍，春天赏花、夏天采摘，周末的毛岙游人如织，越来越多的村民准备经营农家乐。

曾经独隐山间的沉睡村落，如今已经是备受追捧的栖居乐园。乡村观察员“河鲫鱼”深深折服于毛岙的“高颜值和深内涵”，当即向村干部预订农家乐的餐位，“明天本来和朋友约好了出去游玩，毛岙实在漂亮，我就带他们来这里喝茶聊天。”

依山傍水的三勤村，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拥有1000多亩的白茶种植基地，是白茶之源；现代农业园内，800亩蔬果基地，是我市安全绿色的菜篮子。村庄的建设同样让人耳目一新：漂亮的墙绘、白墙黑瓦、繁茂的绿化……“江北的一个个美丽乡村，已经串珠成线，无论到哪儿，就像是在花园。”观察员“采菊东篱”在走访完6个村庄后说。

网友最向往的余姚农业精品线出炉

本报记者 **黄程**

“条条都是精品，太难取舍了。”“乡下头”平台上周发起的“余姚十条农业精品线，哪几条你最向往？”投票活动，让不少网友和“冰灵”一样纠结。“余姚十条农业精品线，没有‘千乡一面’，条条有特色，既有传统的红色游线路，又有集采摘、玩乐于一体的休闲游线路，令人向往，难以取舍。”网友“姚虹翔”说。

纠结归纠结，经过5天的投票，最终的结果已经出炉：大岚“万亩高山云雾茶”农业精品线、梁弄特色小水果精品线和马渚“赏花摘果+垂钓休闲”农业精品线成为最向往的前三甲。

网友“Ying”把票投给了梁弄、大岚和三七市，他在留言中说：“余姚为姚江源头，资源丰富、物产众多、环境优美、名人辈出，十条农业精品线条条名副其实，如优中选优则首选梁弄、大岚和三七市！”

40年前，网友“灵木子”曾在第二故乡余姚留下青春的脚步，看到如今乡村变得这么美丽，她很期待故地重游，探访当年的足迹。

诗情画意的农业精品线，激起了乡粉们的灵感和诗意。网友“Allen”和“战友”分别留下了自己的诗作：“余姚农业精品线，条条都是我最爱；闲暇时间常光顾，四季景色皆不同；四明虾朗霞海鲜，陶醉仙境在余姚。”“战友”的一首《2016年四明山藏精品醉》，把十条线“赞”了个遍：“梁弄红色小山镇，农业特色小水果。大岚四明书院琴，万亩高山云雾茶。马渚垂钓休闲地，春赏花来秋摘果。临山更似新疆美，江南葡萄坎儿沟……”

宁海林农种黄精挖“黄金”

袁永号展示黄精。（记者 陈章升 摄）

农创客 林下掘金③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仇丹娅 邬玉芬**

这两个月，有不少香榧种植户来到宁海县黄坛镇上辽岗村王小军处“取经”。原来他购买野生黄精根茎套种在自家香榧基地里，进行香榧林下经济模式创新，成为全市首个成林香榧套种黄精的试验基地。

黄精，民间又称其为“长寿百岁草”。唐代杜甫有诗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年冰雪容。”黄精营养保健价值高，可用于食品、保健品及药品等相关产品开发。“现在，野生黄精资源逐渐减少，药用需求量增多，成为畅销货。黄精人工栽培刚刚起步，市场前景相当广阔。”宁海县林特总站高级工程师邬玉芬说。

“长寿百岁草”落户香榧林

能否在山林里人工栽培黄精，来提升林地的综合效益？近年来，宁海一些林农尝试种黄精挖“黄金”，发展林下经济，王小军便是其中一位。

王小军从2009年开始种植香榧，并建立了一家香榧加工厂。考虑到香榧投产时间长，产出慢，资金回笼困难等实际问题，他决定利用香榧幼林土地资源套种黄精。

“黄精既可食用又可药用，且具备可持续经营特点。去年，我开始套种黄精，没想到一举成功。现在，我的100亩香榧地里都套种了黄精，试种以多花黄精为主栽品种。以后，游客到这里可以采挖黄精，感受林中‘寻宝’的乐趣！”王小军告诉笔者。

邬玉芬说，香榧一般从栽培到产出需要8至10年时间，初期投资成本大，管理成本高，效益回报迟，因而影响了农户发展香榧产业的积极性。利用香榧套种黄精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不仅节约管理成本，同时还能通过黄精的产出来取得早期经济效益，增加榧农收入。

据悉，宁海县现有香榧种植面积1.2万亩，其中95%以上为香榧幼林。今年，该县共有100多亩香榧林开展套种试点，预计可节省管理成本20%以上，提高林地利用率50%以上，提高香榧幼林产量30%以上。

人工栽培黄精有市场

看好黄精市场前景的还有宁海大佳何广顺竹笋专业合作社社长袁永号，三年前他与合作社成员栽培的黄精已开始采收。与王小军不同的是，袁永号的黄精“住”在竹林里。

袁永号说，黄精生长需要阴润潮湿的环境。合作社所在的村有成片的竹林，竹林高大茂密，而林下相对阴凉潮湿，适合黄精的生长。以前，村民们在山林里能挖到不少野生黄精，但是近几年数量越来越少了。“既然这里有适合黄精生长的环境，为什么我们不尝试进行人工栽培呢？”

2013年，袁永号开始在200亩竹林里栽培黄精。通过数年的培育，今年竹林里产出的黄精鲜品有1500公斤。他告诉笔者，育苗的黄精都是山上野生的。根茎个头大的直接加工，个头小的经过育苗后，再移种到竹林下，就是所谓的林下仿野生种植。“一般黄精种植3至4年就可产出。今年，我们加工制作的黄精茶有250公斤，市场上能卖到800元一公斤，产出效益明显。”

宁海县农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竹林套种黄精是林下经济的一种经营模式，它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土地复种指数，提升林农的经济效益。利用竹林翻耕种植黄精，通过管理黄精来管理竹林，既节省了劳动力，也“鼓”了林农的钱袋子。

香榧林下套种黄精。（记者 陈章升 摄）

寻找匠人

吴英花：重拾手工布鞋手艺

吴英花在手工制作布鞋。（张立 陈朝霞 摄）

海曙记者站 **张立**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手工制作布鞋对吴英花来说，是曾经养家糊口的行当，如今成为割舍不掉的情怀。笔者走进吴英花位于海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区的家中时，她正忙着收拾一大袋制鞋工具和材料，鞋楦头、钻子、曲锥、尺子以及针线，鞋底和各种布料一应俱全，她边展示边详解每个工具的用途。

不少“老宁波”可能还记得，昔日在孝闻街24号有一家宁波鞋厂，专营老底子的手工布鞋。因做工精细讲究，穿起来舒服耐用，该厂曾经生意兴隆，产品供不应求，不但男女老少喜欢购买，不少周边地区供应商也抢着来要货。“在20世纪90年代前，厂里每天满负荷运转，大家忙不过来，每天生产的200多双鞋当天能‘清空’。”回忆起“黄金岁月”，吴英花颇感自豪，今年68岁的她在厂里一待就是40几个年头，从学徒到成为数一数二的制鞋能手，吴英花见证了手工布鞋的往日荣光，也亲历了其退出历史舞台的心酸变化。

“时代不同了，耗时耗力的手工布鞋如今不吃香了，而且也没皮鞋、运动鞋等受人欢迎。”吴英花说，原先繁忙的工厂不复存在，手工布鞋似乎被人遗忘，但对这门手艺，吴英红一直深藏心中不敢遗忘，时不时悄悄露几手，或做给家人穿，或当作小礼品送给亲朋好友。她一直认为，小孩子最适合穿手工布鞋，不仅方便而且不伤脚。

“一双布鞋做下来，起码经过六道工序，而且一点不能马虎，要不然鞋子质量就要打折扣。”吴英花告诉笔者，手工布鞋制作相当讲究和费力，如果全套工序自己一个人完成，制成一双鞋可能要耗上几天光景。“在厂里时，我们是人工流水线做鞋，我负责其中几道工序，一天下来能做成八九双鞋。”吴英花指着自己微曲的手指说，这就是当时落下的“职业病”。

让吴英花“重出江湖”的是社区书记陈赛花。陈赛花说，在一次走访时无意中获知了吴英花的手艺，便鼓动吴英花重拾旧业，可利用空余时间在社区进行教学，以便让这个即将消失的行当延续生命，让更多年轻人认识手工布鞋的魅力。

前年，吴英花在社区的推荐下参加了街道组织的“晒晒我的老手艺”活动，获得了优秀奖。“在如今提倡低碳环保、废物再利用的理念下，我的手艺能将一些废旧布料重新发挥作用，而我制作的鞋还免费送给小区的困难老人，看着他们穿在脚上露出舒适的笑容时，我感到非常满足和快乐。”尝到做公益快乐的吴英花如今加入了社区的“红玫瑰手工坊”，她的一双巧手在那份不忘初心的信念下让手工布鞋重放光彩。